

金色流沙

理解愈透 爱之愈深



丁来先 / 著

改革出版社

金色流沙

丁来先 著

改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流沙/丁来先著.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 1
ISBN 7-80143-244-4

I. 金…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323 号

金色流沙

丁来先 著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邮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 第 1 版 199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8.5 千字:200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43-244-4/1·018

定价:18.00 元

内容简介

《金色流沙》这部小说，主要以北京大学为背景，讲述了校园里鲜为人知的生活侧面：日益兴盛的“教会活动”，荒诞而带有神秘色彩；还有女权思想的传播，反映出中国目前阴盛阳衰之趋势；过于自信聪明的英语系女生武之仪和几个校外男人（作家、歌星、小商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武之仪和作家邢智圣之间的情感对峙构成了小说的主线。邢智圣是一个作家，富于思想，敏感而多疑，常因疑心而为情感所困。他固执地认为：“打哈欠才是战胜女人狡计的秘诀”。但实际上他却常常被嫉妒欲所控制，做出许多狂热而反常的事情，制造了许多混乱。武之仪聪明、漂亮而又自信，调皮而又虚荣，对情感内心执著，表面上却轻松放任。她认为：“一个男人口上说爱而又不试图创造奇迹”是不可信的。书中还着重描写了邢智圣和宁和、虔诚的圆明园小学老

师周雪辰的另一幅信赖、安宁与突变的画面，形成一种反衬。

这部小说具有很浓厚的文化内涵。内容涉及宗教、艺术、女权等等，并在北大和圆明园村的背景中展开，时代特征明显、现实气息浓烈，从某一侧面展现了当代人的有点疯狂的心理，构成了一面认识社会的“镜子”。本书风格明晰、简洁，对话幽默而又富于哲理性，心理刻划细致而深刻。《金色流沙》是近年来出现的凤毛麟角式的雅俗共赏之作。

北京那一年冬天很多雪。进入阳历十一月中旬，就突然落了一场。雪是夜里二三点钟开始下的，直下到第二天的傍晚才渐渐止住。第一场雪给人们带来了欢欣以及季节转换中的永恒的新奇与新鲜。第二天首都报纸都以瑞雪兆丰年为题大作文章，热情洋溢的情调不言而喻。北京的男女老少似乎都比往日愉快而沉静，那面孔上的神色好象刚刚读过古老智慧的哲学。北京的街道与房屋看上去似乎也沉浸在白色的冥想之中。

地处海淀区西端的北京大学在雪夜之中显得更加宁静。或许因为这片地方原属于皇帝亲王居住的缘故，大自然给予了更多的照顾，北大的校园里，雪景格外的意趣盎然。这景致影响了人们的心境，使学生们变得更加浪漫而富于艺术情怀。

未名湖西南侧有一座办公楼，平日是校长办公的地方。办公楼的二层有一个能容纳几百人的礼堂。通常用于召开中型会议或供一些有身份的人演讲之用。不过此刻礼堂里

正在准备一场文艺晚会。参加演出的有北大各系的文艺尖子,另外还邀请了校外的一些歌手。报幕员站在戏台的一侧正准备宣布晚会开始。

礼堂的门口簇拥了一群人,热心的观众把座位全占满了,连中间的走道上都放置了许多椅子。没能力寻找椅凳的人只好多卖点力气。一开始说是凭票入场的,后因观众嚷嚷,索性全部放行。我在门边左右转了几趟,还是没能寻着一个空隙挤进去。第一个合唱节目开始后门口的人群甚至有一阵轻微的骚动。我挤在这些人中间心不在焉地望着舞台上一排排合唱队的演员。应该承认他们唱得还是不错的。后来的场面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北大学生也对歌手们演唱的港台歌曲表现出那么狂热的劲头。

有了短暂的幕间休息。我朝里靠了靠,透过人群的空档稍稍专心地向台上张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首女生小合唱,英语系女生出的节目。过不多会,幕布徐徐拉开,一排穿着红色羊毛衫的女学生呈弧形站立在台上。我看见了那张熟悉的面孔。

“乘着那歌声的翅膀
亲爱的随我前往
去到那恒河的岸边
这最美的地方

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
月亮在放射光辉……

武之仪站在这排女生的中间，微笑着面对观众。我认为她们唱得很好；武之仪的神情也挺有点专业歌手的意味，但我的内心却没有被感染。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掠过她的表妹周雪辰的面庞。她们的性格与心境差别多大啊，她在病中承受痛苦，而她却在这儿神采飞扬地吟唱爱情歌曲。我忽然有些懊恼起来，懊恼自己没有提前些来到北大。

我是下午四点半左右去北大的，赶到 31 号女生楼门口时，那些女生们正纷纷准备去食堂吃饭。我去找武之仪是想将她表妹生病的事告诉她。她同宿舍的一个女同学出来说，武之仪下午就出去了，为了准备今晚的文艺节目。我在校内浏览了一会雪景，打发了一段儿时间，随后我踩着积雪去了校办公楼礼堂。

办公楼里面正在彩排节目，还有门卫把守。我正欲跨门进去时，门卫说：“最好不要去打搅。”他的口气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好象里面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活动。我站在办公楼外面，盯了门卫几眼，没和他多费口舌，随后我踏着雪沿路向未名湖走去。天渐渐黑了下來。未名湖在一层白雪的覆盖下就像一个身着素装的沉静少女正在安然入睡。湖边的路上有许多成双成对男女学生在雪地上戏耍。我转了半个圈后上了湖心岛，站在亭子外面向四周放眼瞧看。停了一会我

进了亭子坐在一边想问题。我没有很好的心绪留意周围的景致，只想见到武之仪后将周雪辰生病的事告诉她，如有可能也想和她好好谈一谈，给她一点善意的忠告。

我坐在亭中试演着想象中的和武之仪的对话。一会儿功夫竟弄得我非常疲惫。过了半小时我起身准备再去办公楼礼堂。踏着沾满雪花的石阶，我一步步走下湖心岛，留意着别被冰冻滑倒。这时迎面走上来的那人却伸手拍了我肩膀一下，吓了我一跳。那人带着滑雪帽，我没能立刻认出他来。他把帽子解开以后，我才看清楚。虽然他的面相象是在一个偏僻的荒岛上生活了几个世纪的人，但粗糙的络腮胡子乍看上去也有一副艺术家的派头。孙光飞这小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嘿嘿一笑问我这么急匆匆地干嘛去。

我俩重又来到亭中坐定，抽上了烟。停了一会我问：

“你不在圆明园好好画你的画，跑到北大来干什么，整天瞎逛悠可帮不了你的忙！”

“画什么画儿！……画画画得我都吃不上饭了！……这个社会一定要用炮轰轰不可。”

“你自己没才份别怪社会，挂羊头卖狗肉……你来这儿究竟要干什么？”

“我突然想找一个洋妞，在留楼门口转了一会没有好运气，我就这么沿着小路走过来。”

我沉默着望了他一会，随即转过脸瞧看周围纯净洁白的环境，含糊地想着心思，周雪辰，武之仪……这时几声清

脆的笑语从下面传了上来，接着上来的是一对相互依偎着的情侣，看样子不象学生。孙光飞朝他们吐了一口唾沫。他又掏出骆驼牌香烟，递我一支，自己用嘴也含上一颗，姿态轻松自如。我突然变得有点疑惑，这个平日经常断炊的家伙不仅抽起了好烟，竟还牛哄哄地要找洋妞，他不是屡屡向自己借钱而迟迟不能归还吗？

孙光飞提议到校园酒馆喝酒，我拒绝了：我没心思去酒馆胡闹，尽管在这雪后的夜晚，在小酒馆喝酒是一件人间美事。我想快点见到武之仪找机会和她聊一聊。二支烟过后，我坚决地起身离开，孙光飞在身后吆喝。他追上了我，又一次和我约定喝酒的时间，我含含糊糊地答应了。

看着武之仪表演节目时的那张愉悦的脸孔，我的心变得郁闷不乐。我反省着问自己：难道她的快乐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吗？为什么好像她的快乐倒伤害了我了呢？这群英语系女生谢了幕；我想拨开人群直穿到后面，迅速和武之仪见面。但观众的高涨情绪又一次使我犹豫起来，我怕观众的目光对我投来谴责。我依然站在门口兀然不动，想象着外面情景的清凉，这和眼前的场面之热烈恰成一种对比。

终于晚会快结束了。站在门口的人有许多渐渐离去。我还站在门边等着武之仪出来，但没能见着她的影子。我不明白节目完了她还留在场内干嘛。人群开始稀疏以后，我鼓起勇气穿过人群到了后台。

舞台幕布的另一侧和这一侧有许多不同。这一侧秩序，

热闹，受人追捧，另一侧则感觉有点寂静与凌乱。甚至还有一种让人恹恹的气氛。三三两两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做作地交谈。在经过表演的高涨热情后，他们的情绪也进入了一抑制期。我站在一个音响设备旁边，拿目光搜寻武之仪。在夜色与灯光的交织之下，各色演员如同一个虚幻的影子，再加上各色服装把我弄得眼花缭乱。我先望见魏明君，她长得小巧玲珑，眼睫毛很长，目光里有一种朦胧而又清澈的双重意味。她和武之仪是一个班的。她正坐在那里喝着一种热饮料，热蒸气依稀可见。她望见我时有点惊讶地点了点头，稍顿，她用手指了指左侧的一个角落。我瞧见武之仪正和一个年轻小伙坐在那里聊得兴致勃勃。和后台慵懒散慢的氛围相互映衬。我没有立即走过去，而是站在原地留心观察。

小伙起劲地摆动手臂；武之仪侧着脸微笑地望着他。从他的装束及自我依恋的风神来看，倒不难猜出他有点“歌星”味。皮肤白晰，嘴唇单薄，眼睛下意识地自己的西装上来回扫视。武之仪的微笑似乎是一个鼓励。我横跨过一个翻倒了的椅子，终于离他们近了些，随即就在他们后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位“歌星”说：

“那次业余歌手大奖赛我得了个二等奖，说起来真有点遗憾，有两个评委好象故意在压低我的分。……还有我演出时的那套服装不太架势。不过我有信心数年内在中国的流行乐坛闯出新路子，争取在明年年底以前出一张个人专辑……我希望那时候能和港台歌星一较高低。”

“一张个人专辑通常能收入多少歌曲？”武之仪问。

“十来首就差不多了。”

“在我的印象中，一首通俗歌曲的走红，除了和歌唱者的形象、音色、运气有关外，恐怕更主要的是能不能碰上适合于你的词曲作者……往往新手火爆靠的是好歌曲。”

“已经有几个音像制作中心准备对我施以包装……而且我也结识了一帮有天才的词曲作者。”

“哦……那就对你的发展非常有利了。”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想离得远些；急促迈步之时，我的右腿碰翻了一个凳子上的茶杯，“啁啾”一声，引来了许多人的目光，武之仪回过身：脸庞的表情有些惊讶。

“你怎么会在这儿？……真让人有些惊奇！”

我没有立即回答她。我盯了她两眼。稍顿，我平静地说：

“主要是你对通俗歌曲的话题太专心了……这是难免的，谁让流行歌手们那么受女孩们推崇呢？时代风气不可违……”

说完这段话，我立即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前边一侧的那位“歌星”，“歌星”正好也拿目光向这边扫视。我俩对望了片刻。我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歌星”却突然发出一点笑声。他侧过脸对武之仪说：

“哥哥吗？又不太象……可以问您一下尊姓大名吗？”他忽然转过脸问我。

“免了，名字卑微，说出来你也记不住……”

“作家今天怎么这么自谦……真让人觉得……”

我转脸凝视武之仪，想弄清她说这话的动机。她很少这么称呼我的。

“作家？……你说谁呀？”

“请问有什么作品问世吗？”“歌星”追问。

“他出版过一部小说。”武之仪说。

我依旧望着武之仪猜测着她说这些话的动机。稍顿，“歌星”带着异样的调子拖着长音说：

“那倒可以勉勉强强地有这个称呼……不过爬格子实在太苦了，而且折寿……中国有这么几位作家四十多点就……”

我沉默了一会，转过头盯住他的面孔。说实在的，我厌恶那副自得的略带调侃的表情。于是我带着反击的语气说。

“知道我从你眼睛里看出什么吗？”

他微笑着摇晃了一下头。

“那是火葬场的场面。那刻你可没有现在这么神气！”

武之仪微笑了一下没吭声。她突然站了起来对我说。

“我们到外边谈吧，节目完了……你这么急匆匆地来，想必有什么要紧的事！”

我俩站在办公楼礼堂外面的那堆自行车车旁。那是一片白天打扫过的没有积雪的水泥路面。我低头不语。停了一会武之仪先开口说：

“最近忙什么呢，又写新东西了吗？”

“没有。头脑昏昏一片……”

“做什么事是轻松的呢？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就来了，一直找不到你，周雪辰病了，今天上午我去了她那里，她发烧烧得厉害……我觉得有必要马上通知你。”

“前两天我还去过，我让她搬回家去住，她不肯……她的病严重吗？”

“你最好去看看她，而且越快越好……不过象你这么个忙人，可能抽不出时间去看自己的妹妹，有些空余时间都去接待歌星之类的红人喽。”

“如果这句话是为了俏皮，那实在不算高明。”武之仪有些不快地说。

我沉默了。不大一会，人流从办公楼里涌了出来。启动自行车的唧唧唧唧声，在寂静的夜晚鲜明而突出。我和武之仪朝路边上靠了靠。魏明君经过我们身旁时，对我们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而那位“歌星”刚一走出大门，就挥动手臂和武之仪哎哎了几声，似乎是久违了的重新会面。武之仪绽开笑容算是回应。我侧脸盯着“歌星”，想用目光威逼他一下；他没有理会，边走边对夜空喊了几嗓子，接着就上了一辆鹅黄色的车子。片刻后车子开动，行至我们身边时，“歌星”说了句：武之仪，祝你晚安！不一会，夜晚又恢复平静。我对武之仪说

“我希望你能尽快去看周雪辰，她高烧烧得很厉害。如

果你去,可能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效果。”

“我想……我心理很着急……不仅仅是去看她,这一点还用得着你来提醒我……问题是……”

“会有什么问题呢?”

“明天上午我约了一个同学。”

“打电话通知她一下不就得了。”

“我不知道她的电话!”

我又望了她一眼,稍顿我说:

“倒底哪一个重要?你自己定吧?”

“别板起你的那张脸,雪辰病了,我内心非常着急与不安,我想现在就去见她……你可以陪我一块儿去吗?此刻就去。”

二

我们在北大西门口的马路边等着打车。可能由于雪的原因，大街上只有稀少的车辆与行人。北大西门对面商店的屋檐下，水果摊还没有撤去。一个人拎着一袋水果离开时，那伙计还有意朝我和武之仪叫了一声。我对他漠然地望了两眼。过了一会我说：

“步行过去吧……我们可以走近路。坐车还要绕弯子，而且下车后还要步行一段。”

“等一等吧。”武之仪简短地说。

停了一会工夫，一辆红色的“面的”缓缓开了过来。路面的积雪使车子行车时有点打滑的样子。武之仪用手对司机招呼了一下，车子却没有停下来。我朝车内望了一眼，才看清里面已有了一对男女乘客。我告诉了武之仪；她退回到马路边上，站在那一层没有脚印的积雪里。霓虹灯光照成的树影落在雪地上有一种淡雅疏落的气氛。我耐心地望着北大西门外的两个石狮子，偶尔侧脸瞧她一眼。

“周雪辰病了以后，那些弟兄姊妹没有去看过她吗？还

有亚伯，他不会不为她做些什么吧？”武之仪开口问。

“几个姊妹轮流去看过她了，亚伯还为她做了按手祷告……”

“按手祷告？在哪儿做的？”

“我是听说的……这种形式尽管有些拘泥，但对周雪辰还是会起到心理疗效的。你也别笑话他们。”

“谁笑话谁了？我怎么会笑话他们呢？我还没有无知到那种地步。……倒是你的理解力今天似乎出了问题。”

“我是没有你聪明。”

“你觉得你笨吗？”

“反正不如你聪明。很少有人象你这么聪明。”

“谢谢……聪明好象变成了……象瘟疫。”

“我是不如你聪明，这也正是你的危险所在，你的危险就是太聪明。如果你笨一点迟钝一些，你会可爱得多快乐得多。”

“我不想在你面前变得更可爱，也不愿再让自己更加快乐，我已经够快乐了。要不然就会……变成傻子。”

“傻正是你所缺乏的境界……”

“我倒觉得是你缺乏的。……我已经很快乐了。”

“你的快乐是表面的。没有一种真正的快乐不和单纯朴实相关。”

“那你单纯朴实吗？你快乐吗？”

“我没这么说……有一种快乐我是知道的，你想听吗？”